



■任二军 整理

王长军, 中原石油勘探局沙特阿拉伯项目 SINO-1(中国一号) 钻井队一名普通钻工。2003 年 9 月 16 日赴沙特执行钻井任务, 本文, 是他在沙特三个月工作生活日记的节选。

——题记

沙特记忆

——一名中国钻工的日记

2003 年 9 月 16 日 晴

天还蒙蒙亮, 我们乘坐的豪华大巴已经到达中原油田驻北京办事处的新址。我怀里揣着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护照”的小本子, 硬硬的, 在胸前焐得滚烫。明天我就要离开祖国, 去遥远的沙特阿拉伯, 那里有很多队友在等待着我, 一种幸福得不真实的感觉使我不敢睡觉, 生怕醒来发现只是个梦。经过 100 天的英语、HSE、钻井技术封闭式培训, 从四十多个学员中选派了我们六个, 作为一名代表 ZPEB 出征沙特的钻工, 我心里充满了自豪。

由于兴奋, 在北京办事处豪华的宾馆客房里, 我们六个人都没有睡好。直到第二天清晨到达北京国际机场, 走进气势恢宏的候机大厅, 看着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停泊在跑道上的波音飞机, 我才真切感觉到了即将离家的滋味。

45 分钟后, 我们乘坐潜龙航班 KA907 班次飞往香港, 这是我头一次坐飞机, 心情格外激动。香港的天空虽然飘着细密的雨丝, 但依然阻挡不了我们激动的心。

在香港做短暂的停留后, 我们立刻又飞上了蓝天。飞机在巨大的推动下腾空而起, 目的地是巴林——一个陌生的阿拉伯国家城市。我无暇观赏窗外阳光照耀下如鳞的云海, 心中只想着快点到达沙特那片神圣的沙漠。在那里, 奋斗着我的战友和兄弟。

到达沙特已经是夜幕降临, 俯视巴林的跨海大桥, 桥上的灯火在无边的夜幕中犹如一道璀璨的珍珠项链。

2003 年 9 月 18 日 晴

来沙特两天了, 在位于沙特石油重镇库巴的 ZPEB 营地稍作休息, 昨天我们正式到 SINO-1 队报到上班。

今天中午 12 点开交接班会。沙特项目部执行的中午 12 点对子夜零点的倒班制度, 据说这种倒班方式是为了使两个班的钻井队员都能接受阳光照射, 很科学, 也很有人情味。接班的时候, 平台经理袁新、带班队长王进忠和安全官都来到班里, 对我们新来的几个钻工简单地问候了几句, 就开始布置工作。没有更多的言语, 连问候都是温暖而急促的。SINO-1, 就以这么一种特殊的方式接纳了我, 使我成为它怀抱中的一员, 并让我永远地为它骄傲着。

队里安排负责帮带我的师傅是杨德清, 是 SINO-1 经验丰富的老钻工。分配的时候, 队里一些老队员不停地看我,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来才知道, 杨师傅有个著名的绰号叫“老严”。他技术过硬水平高, 干活麻利, 所以特别看不惯那些手脚不利索, 头脑不灵活的人。他带徒弟有三急: “眼急了用嘴怪、嘴急了用手带、手急了用脚踹”, 但正是因为他的怪异和严格, 他带出的徒弟个个都是好样的, 钻井四公司有很多队长和技术员都曾经作为学徒被他“操练”过。

上了钻台, 他指着各种工具对我说, 钻台工具——吊卡、卡瓦、安全阀、提升机、液压大钳及手工具, 要注意及时清洁维护。散热器、气动绞车的卫生死角多, 要特别注意。1 号罐下面有两个水泵, 供冷却电磁刹车用, 4 号罐下的水泵供井场用水, 不能搞错。井场两侧各有一个泵, 保养时要看盘根是否正常, 机油每次只能加一

升。每钻进进尺 10 英尺就要捞一次砂样,每次两袋,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分类放到砂样盘里。最后还特别关照,千万不能让岩屑和泥浆把排浆管道堵死,“干活时用心,否则袁经理要骂人的!”

我晕!这么多内容,还说的这么快,我就算再长两双眼睛也跟不上他的手指。但是看看其他新来的队员都在师傅的带领下迅速进入岗位,我也暗暗下了决心,第一天上班,说什么也不能落在别人后头。

一个班忙下来,我觉得几乎干了家里井队三倍的活儿,“每个岗位每一分钟都有额定的工作量,别指望别人帮你,因为在沙特一个人要顶几个人用。”王队长的话果然不错。

按照队里的规定,队员们每天都要用英文写工作日志,我简单记了些工作要领。或许是时差还没有适应过来,写了这么点字,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

2003 年 9 月 21 日 晴

我已经和沙特雇员混得很熟了,和我关系最好的是井架工穆罕默德·阿里。他是沙特雇员的带班班长,也是沙特雇员中级别最高的人,据他说,他在 SINO-1 工作三年了。沙特人结婚很晚,或许是因为贫穷的原因,像阿里这样 28 岁还是单身的人很多。他的英语水平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交流起来比较困难,经常是连说带比划的才能搞明白意思。

他家一共有七个孩子,他是老三,他说能在中国 SINO-1 钻井队工作,是他一家的荣耀,所以他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工作很努力。不光是他,我发现别的沙特雇员在普通沙特人面前都有一种优越感,因为中国在他们眼里是一个美丽富足的国家,就和我们眼里的美国一样,所以能在 SINO-1 工作,是他们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甚至整个乡镇的荣耀呢。我想,或许家里的父母和媳妇也把我当作荣耀吧,那我更要努力了,要是因为不努力工作被开回国去就太丢人了。

阿里很能侃,喜欢谈女人和钱,他说沙特女人终年裹着厚实的“阿巴亚”(阿拉伯语,意为黑色长袍),看不到长相和身材,男人要到结婚的时候才能看见自己老婆的相貌,倒很像旧中国的包办婚姻。他说曾经见过中国女人,“very white, very beautiful!”(英语:皮肤白,非常漂亮)。侯赛因就不同。侯赛因是我们班的外钳工,年纪大些,话也很少,我跟他谈不来。他喜欢谈政治,他有两个 idol(英语:偶像)一个是沙特的国王法赫德,法赫德国王带领人民从西方四个大石油公司购回了阿美石油公司的全部股份,成立了如今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再一个就是闻名世界的

本·拉登,因为本·拉登是所有穆斯林心目中的 hero(英语:英雄),敢以个人之力和老美对着干,简直“pretty cool”(英语:酷毙了)。侯赛因烟瘾很大,而井场是绝对严禁吸烟的,憋了 12 小时的侯赛因一到倒班时间连工衣也顾不上脱,回到营区后先找个没人的角落连吸好几支雪茄才算过足了瘾,那种廉价雪茄味道又冲又臭,他却抽得津津有味。看他抽得那么香,今天我很好奇向他索了一支,熏得我抽了几口就扔了。搞的侯赛因很不高兴,跑过去捡起来接着抽。

在 SINO-1 最深的感觉就是工作节奏太快了,而且非常讲究程序化、预见性。比如整个井场,什么工具储存摆放在什么位置都有明确规定,有专门的工具房,管钳、榔头、扳手、钢丝刷……摆放得整整齐齐,谁用完后要立刻放回原处,以方便他人使用,绝对不存在满井场找工具浪费时间的情况。又比如各工序的衔接,起钻的时候,起完最后一根立柱,还没有推进钻杆盒里,钻台下已经将下套管工具吊上来了。一道工序连着一道工序,紧张得中间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我们执行的日费制,节约每一分钟都是在挣美元呀。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美元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在班前会上,王队长说,沙特的地质构造很复杂,尤其是我们施工的这口井,有 lost-circulation zone(漏失层)、water sensitivity(水敏层)、water layer(水层)等地层在同一井段,施工中很容易出现 lost circulation(井漏)、caving(垮塌)等现象。他要求我们干活的时候要增强预见性,多思考。我也要多注意,什么事情要抢在师傅命令之前就干好。主动性强了,活干好了,就会少挨训。

2003 年 9 月 23 日 晴

ZPEB 在沙特的钻井队不缺食物,不缺水,几乎什么也不缺,就缺中国烟。昨天晚上,一位老师傅跑到我宿舍里,看左右没人,偷偷凑到我身边问我:“从家里带烟来了吗?”我说:“带了。”他问我:“能卖给我几包吗?”我爽快地说:“干吗提卖字呀,拿去抽就是了。”在家里打井的时候,队员们都是有烟大家抽,有肉大家吃,一包烟从口袋里掏出来,“咻啦”一声撕开封条扔到桌上谁抽谁拿。我喜欢钻井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喜欢在那个环境中,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豪爽与直率。

我打开行李包拿出一条精装“红旗渠”,掰开两包递给他。老师傅似乎很惊讶我的慷慨,一个劲儿地谢我。我挺纳闷的,中国人跑到沙特挣的是美元,怎么变得这么“小器”?

今天工作又加深了一点体会,和在中国不同的是,

外国甲方重视的不是中国钻工的文凭和学历，而是工作经历和经验，所以在沙特，操作水平和实践经验是最重要的。王队长要求我们这些新来的队员每天给自己提三个问题，当天提出，当天解决。我今天想的是：一是施工时要注意保护套管丝扣，上、卸扣都是4圈半，用力均衡不能使蛮劲儿，否则容易“磨扣”；二是一、二、三号泵的进出水管道要搞清楚，必要的话要做明显标志；三是交接班时一定要认真检查工具，尤其是不常用的特殊工具，勤检查勤维护，免得万一要用的时候出问题。

师傅说：“直观的东西要善于观察，抽象的东西要善于思考。”

我操！真够哲学的！

2003年9月24日晴

沙特是世界上石油地质储量最丰富的国家，沙特石油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全世界所有的大石油公司都到沙特来“淘金”，竞争异常激烈，给他们干活，难度可想而知了。

沙特公司的技术监督是一位叫 Mishi(麦司)的高级监督，整天板着脸，就像谁欠他二百吊钱似的。一副大蛤蟆墨镜就像长在脸上一样从来不摘，你看不见他的目光在注视什么。有时以为他没看你，稍微放松警惕，就连一个操作动作不规范，他那边就“嗷嗷”地叫起来。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他严格中也有人情味。最近几天，我们专遇复杂的岩层，经常是又漏又堵，井漏以后岩屑无法随泥浆一起返出地面，极易造成卡钻，因此就要频繁地起下钻。用方钻杆起单根时，经常会从井口往外喷泥浆，喷得人浑身都是，队员们个个都跟泥猴似的，有时喷得连眼睛也睁不开，可为了抢时间，也顾不了这些了。从地下涌出的泥浆是滚烫的，喷到身上还有些烫人，太阳一晒风一吹一会儿就在身上结了厚厚一层，像背着沉重的铠甲。在起钻起到安全井段后，看到我们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麦司站在偏房招呼我：“Wang, Have a rest!”(王，来坐下休息一会)我笑着对他摆了摆手，心想，你要我坐，我偏不坐，我偏要你看看中国钻工是怎么玩命干活的。

在沙特打井，根本不可能停下施工专门抽时间搞卫生。因此，我们的工衣口袋里总是放着一块棉纱，看到什么地方溅上了泥浆和油污，立刻掏出来擦干净，这真是个好习惯。

2003年9月25日晴

天气很热，这个时候在国内已经是秋高气爽了，可

是我们施工的井位于沙漠腹地，气温还高达45℃。每天不停喝水还是感到渴，最多的一天我一个人就喝了50斤水。刚来的时候两天我都没撒一次尿，第三天终于尿出来，可疼得我直咧嘴，头一次知道撒尿还这么痛苦。在家里时知道西瓜和啤酒是利尿的，在沙特严禁喝酒，但要是能吃上一口冰镇西瓜该有多爽呀。唉，不能想，想想就流口水。

在国内打井时，身上热出汗了衣服会湿，而在沙特汗水还没有湿透衣服就被蒸发了。现在已经过了最热的时候，听老钻工说，最热的时候野营房房顶的铁皮可以煎鸡蛋。用室外贮水罐的水洗脸时千万要注意，罐里的水很有可能已经被太阳晒开了，少说也有七八十度，一不小心就会烫伤人的。

人就是渴，就是想不停地喝水，但水一喝下去好像立刻就被挥发出来了，喝到最后不渴也要喝水，好像就是为了水里那点凉气儿。在这样高温潮湿的天气施工，我们又穿着厚厚的工衣，裆里特别难受，有的队员已经烂裆了，和裤子一摩擦就疼得钻心，走路都不敢并腿，像鸭子似的岔开腿走。我还好，每天回宿舍都用水洗一洗，晚上坚持“天体睡眠法”保持通风，哈哈所以看着那些烂裆的哥们儿真是遭罪呀。但也有烦心事，最糟糕的是工鞋里面没有鞋垫，鞋里钢板上的钉子磨得脚生疼，没几天就起泡了，只好找了块硬纸板铰成鞋垫的样子塞进去先凑合着，实在不行就穿两双袜子。天气热，出汗又多，一双脚整天泡在汗水里，难受死了。

中国人在沙特的地位很高，尤其是中国一号。师傅说，施工1532井时，在12-1/4井眼钻进过程中发生井漏，泥浆只进不出，当时外方监督和我们队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根据我们的丰富经验，拿出的方案是改变泥浆性能，由原来的油基泥浆改为清水钻进，可固执的外方监督为了抢进度根本不听，坚持采用清水配浆边漏边钻，结果导致正在钻进时突然发生井塌卡钻。出了事，他们才急了，才知道来求我们了。还是我们先后采用了打解卡剂、活动钻具、震击、填井侧杂等多种方案，才成功排除故障。从此以后，老外再也不敢牛了，不但大大改变了对我们作业能力的看法，就连一贯铁青着脸的麦司遇到复杂情况后，也学会了主动和我们的技术人员商量解决方案。

师傅讲的有声有色，可惜当时我不在场，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真自豪。关于SINO-1，他有一肚子故事，但是讲到一半，他就命令我熄灯睡觉，因为明天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他要看我的日记，问我整天在本上记些啥，我没给他看。

2003年9月29日 晴

今天井下是满眼钻具,到了斜井段后,复杂情况将会增多,我是新来的,应该多看多问多请教。下午开始下套管。在国内,有专门的套管队,而在沙特,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

开班前会时,王队长问大家谁知道钻台上哪个部位哪块板没有刷防锈漆,队员们都没吭声。我突然记得一次清洁井架基础时发现一块很隐蔽的地方没有刷到,于是我回答了。他表扬我观察问题仔细,并命令我2小时内必须将钻台上所有的角落再仔细检查一遍并将没有防腐的部位刷上防锈漆。我只用了1小时25分钟就干完了,王队长很满意,对我点点头笑了一下。虽然很累,但是我很兴奋,毕竟自己的劳动得到领导的认可了。

2003年10月1日 晴

国庆节。和别的日子没什么不同,一样凌晨五点就灰蒙蒙的天,一样单调而快节奏的劳动。昨天已经完成了全部进尺,今天做固井前的准备工作。

我上的是白班,从子夜零点上到中午12点。早晨七点的时候,袁新经理打开在井场的宿舍房门,把一台录音机放在门口的椅子上,将音量开到最大。国歌就在那个时候猛地响起来了,嘹亮高亢的小号像一股温柔而尖锐的暖流重重撞在心口上。我正在天车上进行例行保养打黄油,突然听到国歌响起,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难受,有一种东西憋在胸腔里难受,忍不住了,我就仰起头竭尽全力地“啊——啊——”喊叫,钻机的轰鸣掩盖了我的声音,不知怎么的眼泪就流出来了。这时,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祖国了。真的,祖国就是你巴心巴肝的想念那里的人、那里的土地,甚至那里的噪音和灰尘、那里的贫困和落后。

太阳出来了。有点想家了。我媳妇这时也该起床上班了,一定会去我们谈恋爱时经常光顾的面馆要一碗热腾腾的兰州牛肉拉面,浇一勺油泼辣子,真香呀!她会想起我吗?她会知道远在万里之外的我流着泪思念她吗?

2003年10月3日 第一次见到云

今天是我到沙特以来第一次搬家,早晨起来,突然发现天上有云,这是我到沙特以来第一次见到云朵。

今天,我师傅杨德清要倒班回国,我必须单独顶岗了。看他一脸兴奋,我也不禁很想家。他问我有没有信要带回去,我说没有。陪他坐了一会,看他兴高采烈地收拾东西,心里很难受,我借故去卫生间,刚走出房

门,眼泪就又流下来了。

真不争气,三天流了两次泪,太孬种了。难道别的队员就不想家吗?可人家不是一样咬着牙在努力干活吗?挺住,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挺住!

糟糕的是,今天我带的国产烟完全断炊了。想想挺傻的,带了两条烟过来,自己没抽几根,除了孝敬师傅,其他的都被那帮哥们儿东一根西一根瓜分完了,这下可好,自己没抽的了,活该吧!半夜里烟瘾上来急得我浑身不舒服,突然想起很多人在餐厅和电视房里抽烟,那里一定有很多烟头。偷偷裹了衣服跑去一看,唉,那个惨呀,连烟屁股都被捷足先登者捡完了。这时我才知道当初那位老师傅为什么惊讶于我的慷慨,沙特的卷烟都是生烟丝,劲大味冲辛辣无比,中国人的口味很难习惯,怪不得老师傅们被烟瘾逼急了时候愿意出10美元的高价买一根国产烟。其实不止是香烟,来自祖国的任何东西,对我们都是异常的重要。

想到那两条烟这么快就被抽光,我的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就给自己在褥子底下私藏一包了。现在,要是有一根中国烟抽该多惬意呀。

2003年10月8日 晴

今天是个特别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凭借出色的业绩打动了苛刻的老外,他们破例将我们原来3+1年的合同又延期了3年。不过,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今天开班前会时,袁新经理说兄弟钻井队SINO-7连续两次在7小时内实现了设备搬迁、安装、开钻,目前他们队在整个地区几十支钻井队中全日费无停工时间排名第一。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才是。

今天用别人的手机给我媳妇打了个电话,在沙特买的电话卡,全是英文。以我的英语水平发个短信绰绰有余,就怕我媳妇看不懂。所以不能发短信,只好打电话,一分钟下来算算竟然要9块多人民币。她说我爸我妈身体还好,我就放心了。其实我知道,走之前我爸的白内障一直发作,估计现在也该到做手术的时间了,她肯定怕我担心所以才骗我。唉,就是我知道老爸做手术也没办法回去呀,只好在这里好好干,多挣美元回去给老爸老妈买台空调,给老婆买几身漂亮衣服。反正有钱了,她想要什么就给她买什么。

真想她,想得恨不能立刻长着翅膀飞回去。想想在家里有时候还和她闹个别扭吵个嘴,现在想让她骂我打我都没机会。

2003年10月15日 晴

今天有两件特别让人高兴的事情:一是在

CCTV-4 看到中国神州五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上天的消息，二是中原油田的李春第局长来我们 SINO-1 视察。

这两件事是令大家都高兴的，我还有自己偷着乐的：随李局长来的中原电视台的记者赵伟给我了一包中国产的“帝豪”烟。老天爷！没开封的，整整一满盒，20 支呀！这回我可学精了，没敢和任何人说，狼多肉少呀，这宝贵的一盒烟还不够那帮哥们儿蹭的。下班了以后自己在宿舍偷偷抽上一支，爽呀。还有更幸福的事，赵记者有一双换用的旧鞋垫，见我没有鞋垫就送给了我，下午垫到工鞋里，终于让我那饱受蹂躏的脚丫子踏踏实实舒服了几天。

2003 年 10 月 20 日 晴

今天搬家。突如其来一场大雾，这场雾来的很蹊跷，没有一点征兆，因为昨天还热的像蒸笼似的。

这是我来沙特后第二次搬家，要加紧学习搬家过程中的操作要领。在沙特搬家，每一个施工步骤、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用什么工具、做到什么程度，规定得非常详细。比如，井架的拆卸和安装虽然是可逆工序，但实际操作中也有很多细小的区别。拆卸井架时，先装井口采油树然后拆井架，注意要先卸下偏房侧前台，再用榔头退出井架两边的销子，两边的人要一起操作，否则一边销子先掉了另一边就很难施工。井架放倒后放底座，在底座快到位时要迅速钻到底座下面准备安装销子，里侧 3 个，外侧 3 个。钻台上的小偏台拆下来后要用吊带兜住，吊带的绳结要打在内侧。这些细微的地方看似不重要，但如果稍有疏忽，不但会影响工序的完成速度，还有可能造成事故隐患。在沙特工作体会最深的就是，干活时用心和不用心就是不一样。

在沙特井队搬家简直紧张得像打仗，一次比一次速度快，一次比一次用时少。无形中我们仿佛和 SINO-7 较上劲儿了，你用 17 个小时，我就用 15 个小时；你用 13.5 小时，我就用 11.5 小时，就连老外的搬家公司都害怕我们了。今天搬家的时候，一个沙特雇员抱怨说，这么干简直是玩命，说我们不要命他们还要命呢。姥姥的，气坏我了，我当即回答他：丫的谁说我们不要命了，我们不但要命，还要美元！

2003 年 10 月 25 日 晴

今天，惟一特别的是早晨又见到云了。

2003 年 11 月 4 日 晴

我受不了了！

早餐是牛肉羊肉、午餐羊肉牛肉、晚餐还是牛肉羊肉，我都要吃怕了。伊斯兰教是沙特的国教，他们整个民族都是穆斯林信徒，所以他们不吃猪肉，甚至很多长到 30 多岁连猪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回家以后坚决不吃牛羊肉，谁叫我吃我跟谁急！

我们和外国雇员是分开吃饭的。我们吃中餐，土豆炖牛肉、青椒炒鸡蛋、海米冬瓜、有时还来个水果拼盘，丰盛的很。厨师的手艺也不错，色香味俱全，比在家里的酒店吃的还讲究。沙特员工吃的是西餐，一块半生不熟的牛排，面包，黄油，蔬菜沙拉，看起来很诱人。我就最讨厌吃西餐，图个新鲜吃两口还可以，连吃三天就犯恶心了。在家里，人们总把西餐当成高档的稀罕玩意儿，其实不就是老外吃饭的方式和中国不同嘛，咱用筷子他用叉而已。记得总部开了两家西餐厅，整天里一些西装革履的人风风火火地去凑热闹，以为吃顿西餐就上档次了就有品位了就小资了就美得不知道贵姓了，其实西餐是最没营养的东西。阿里就很喜欢吃中餐，可惜他在 SINO-1 干了三年硬是没学会拿筷子，可见咱们老祖宗的发明多么厉害了。

2003 年 11 月 23 日 晴

今天 SINO-7 有从国内倒班的人来了，队长破例允许我们去看看，我去了以后找到一个哥们，到他宿舍里向他买烟，呵呵。他和我当初来的时候一样豪爽，“说什么买字呀，都是自己人，拿去抽就是了。”顺手就给了我两包。我心里那个乐呀，小子，别看你今天这么大方硬气，等你断炊的时候有你好受的。

转眼间来沙特两个多月了，每天快节奏的施工，满脑子都是工作，连出去玩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好办法，想家的时候就听英语磁带，拼命背单词，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寂寞的感觉慢慢就淡了。队里严禁队员私自外出，我只能站在二层平台上眺望远处无边无际的沙漠。沙特最近的国内局势也不很稳定，听说有些地方在打仗，老天保佑不要打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肩负着领导和亲人的期望和嘱托，肩负着开拓海外钻井市场的重任。

I am one of the common floormen who miss their home and family. And only at this time I can tast the feeling how much I live all of them.

（英语：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钻工，我也想家，想我的祖国和亲人。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那么深地爱着他们！）